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鹿洲初集卷七

詳校官左中允_臣瑯五珠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_臣周鉉

謄錄監生_臣張紹鼎

欽定四庫全書

鹿洲初集卷七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傳

寒支先生傳

先生李姓勝國諸生也字化泉上里人名世熊字元仲
自號曰寒支子少豪宕不羈視天下人讀書無足當意
者自經史子集以及秦漢唐宋近代百家靡所不覽獨

好韓非屈原韓愈之書故其為文沉深峭刻雄偉淒麗
奧博離奇如悲如憤如哭如笑如寒泉烈日如暴風雷
雨雖非盛世和平之音蓋自稱其所遇也時當天啓崇
禎間金甌未缺若預知有甲申以後事者每論古今興
亡儒生出處及江南北利害備兵屯田水利諸大要未
嘗不慷慨歎歎惓惓有所屬望奈數奇困頓諸生九試
冠同列典閩闈者莫不欲一物色李生為重竟不可得
大清定鼎閩中尚擁唐王未歸命故大學士黃道周

何楷並薦寒支尚志博學徵拜翰林博士辭不赴反復
上書與道周悲憤時事及道周死義走福州請褒卹時
問其孤嫠存沒廬舍完燬輒嗚咽不置丁亥

王師入閩序應歲貢辭自是杜門絕迹城市有齟齬於郡帥
者帥遣某生移書逼入郡寒支復之曰天下人無官者十
九豈盡高士來書謂不出山慮有不測之禍夫死生有
命寧遂懸於要津且余年四十八矣諸葛瘁躬之日僅
少一年文山盡節之辰已多一歲何能抑情違性重取

羞辱哉時蜚語騰沸勢洶洶不測寒支矢死不為動疑
訪亦釋寒支既以文章氣節著一時名聲大震辛卯壬
辰間建昌潰賊黃希孕剽掠過泉上里有卒摘寒支園
中二橘希孕立鞭之駐馬園側視卒盡過乃行粵寇至
燔民屋火及寒支園其魁劉大勝遣卒撲救曰奈何壞
李公居室是時天下人雖盜賊亦知有寒支矣寒支積
有礪硯於胷中每放浪山水以寫其牢騷不平之概嘗
詣西江泛彭蠡登廬山絕頂追維閩獻橫行事痛悼欲

絕淚下如泉湧不能禁也乙卯耿精忠反遣僞使敦聘
絡繹踵門寒支嚴拒之自春徂冬堅卧不起乃得免寒
支自甲申以後山居四十餘年鄉人宗之有為不善者
曰無使李公知也晚號媿菴顏其齋曰但月所著寒支
集寧化縣志錢神志史感物感本行錄經正錄各若干
卷年八十五以疾卒於家

論曰余聞先生少時嘗單車走泉州出安海潛觀鄭芝
龍其意念深矣及唐王據閩明數已終日月出矣燭火

不容於不息宜先生之不應聘也使先生早年得志癸未甲申間必有可觀者一腔熱血付之清冷之鄉悲夫文章如韓心事如屈志節之清高與管幼安伯仲矣

黃太常傳

黃太常名性震字元起號靜菴福建漳浦人也家貧年十二怙恃皆見背輒輟拮据從父子完以個儻不羈奇之取史傳古文命讀一目數行皆不忘遭時莽伏變起四鄰黃族多遇害幾不免者數四幸得脫自信為天所

生必有所用之也客遊三山靡有合困窮益甚然不肯
作受憐意人莫能測其淺深慨然嘆曰丈夫生際擾攘
當以盤錯顯利器但世無常何孰識馬周吾長此落落
乎歲丁巳閩督姚啓聖入漳籌海時軍興旁午才略之
士多欲出見所長又聞啓聖虛心求賢可與共事於是
仗策軍門進平海條陳十便啓聖奇之與語大悅恨相
見之晚每引入卧內談機密促膝借箸至夜分乃出凡
練兵遣將用間用奇剿撫機宜無不竭謀盡智動輒有

功其出龍虎山復長泰縣奪江東橋小港洲水晶坪諸處招撫五大鎮皆出區畫啓聖上其功廷議以同知用奉旨從優議叙加僉事道感激知遇益思報稱念敵勢蟠結浩大非離散其黨羽陰亂其腹心未易猝圖請建立修來館以收納歸誠將士來降者無真偽胥善待之夏屋美衣車馬僕從炫耀街衢由是海上諸黨多潛來歸順具白啓聖分別授以官可用者竟實用之至者如歸皆大喜過望得海上閒諜悉不殺厚賜之恣其往

來即用以偵海上事凡敵人舉動罔不知者視島中將及所
所信任腹心有才幹智謀者或大書其官爵姓氏標之公館
飭備供應偵者以為實然輒陰報海上疑而殺之由是賊人
自相疑貳來歸者日益衆一鼓而平十九寨復海澄克廈門
金門將帥有利剿者性震密白啓聖禁戢安民全活數十萬
衆捷聞優叙軍功三十二級加正一品壬戌授北直霸昌道
建義學立義塚治悍鷺旗丁以響馬賊為害莫知踪跡密謀
隸役中可任者二人陽以法斥去之俾充賊黨因得悉知賊

姓名及其居處出沒以次執縛械送刑部咸寘法政聲大震
車駕幸密雲召見褒嘉

賜蟒袍官紵寵異之尋擢廣西提刑按察使於署側設
省刑所二鍋竈器皿薪米被帳皆備解差犯証至者寢
食其中按名分給訊結即去沈寃滯獄多所平反有崔
玉枝一案牽累多人皆久定大辟察其可哀矜者覆訊
得實力請廣督吳興祚具疏開釋賴以全活者數百人
累累盈庭為具酒食給衣服賞賚還家一時呼天動地

以為于定國張釋之復見也計典入

觀上粵西瘴癘一疏

俞旨嘉納未幾遷湖南布政使清革陋規剔包收詭寄諸弊
詢民疾苦用緩咸宜憫長沙郡河溝湧商艘屢淹相度地勢
別開一河于側使得安泊楚人以為百世之利云武昌夏逢
龍作亂變起倉卒陷沒四郡人情洶洶廷臣以湖南為慮

上曰有黃性震在無虞彼佐平六十年海氛河況于此果
胸有成算知草寇無能為晏然如故不數月而賊徒殲滅

更修葺書院作興士類正已率屬撫安窮黎瀟湘雲夢
間頌聲洋溢翕然稱善治焉辛未春得嘔血疾遂以病
乞休優游林下漳浦學宮歲久將傾圮重修文廟明倫
堂輪奐聿新置義學田租為邑士科舉公車之費復建
文昌祠敬一亭修梁山鍾秀坊濬泮池傳公河浦自前
明以來人文甲于漳郡形家謂雙溪二壩收礮山梁山
諸水朝宗城下富庶莫京後以年久壩壞二水背流氣
運稍減今欲興復其故需費二千餘金僉謂非常工役

非黃公莫能舉此則毅然起而肩之獨力填築疏通內河俾諸水仍舊朝宗邑士大夫高其義鐫石學宮誌之家居故在湖西先世所聚族者兵燹後晨星散處一望蒼涼每潛然淚下有敦族立宗之志顧謂所親曰倘得一命之榮施及三黨是余願也甲子司臬粵西遣族子太學生賜旋家董其事鳩工庀石築土堡為藩籬俾族衆咸有寧居中立大宗廟以示報本次立小宗廟聯五服之親各置祀田租千餘石以供烝嘗立義塾令闔族

讀書其中置書田租四百石為膳脩膏火之資復置義田租八百石以贍族中冠婚喪祭孤寡貧窮無告者仲兄都司僉書性昂遠居蜀沒已久遣人挈其家扶櫬歸葬功兄太學生性祥久居粵亦為挈家旋里授宅分產兄沒為置祀田凡羣從兄弟之子皆視若己子婚娶田宅次第均分五服皆有分產多寡以服制為定居鄉由由弗與人爭角即有犯者亦不校嘗曰君子與小人校不惟不能勝亦不可勝雖勝亦非也甘淡泊食無重味

與鄉士大夫立敬簡堂公約以尚淳風時率國夫灌花蒔竹自
鋤採以為娛每逢勝景偕好友三五輩出郭遨遊芒鞋竹杖談
詩對奕有洛社耆英之致己卯冬召督永定河至京師奏對
暢春苑荷

溫綸總理錢糧工料事務河中要地在清涼寺口舊為沸
水衝陷深幾二丈許興工之日以天子命為文禱告河神
次日沙淤數尺不五日衝塌悉平渾河性多不測洶湧恣
肆堤幾潰者再三躬督視防護朝服屹立無所畏狂瀾卒

安人皆以為異河道長數百里為設五里一旗一砲旗書督工官姓名以專責成有急則施火砲便于聞聲馳赴沿河安置物料省臨時搬運之費日夜奔走勞動衝冒風雪廢寢食舊疾閒作從子尚錦從旁寬慰曰憊矣稍休息焉瞪目視之曰不强不遠不勞無功任

君國事即委致其身也庸知勞乎不四閱月大工告竣車駕臨幸放水一日召見五次慰勞殷渥未幾遷太常寺卿辛巳冬卒年六十五生平好善出於天性屬吏搢紳有文學

皆隆禮待之尤好扶植單寒海寧學士查昇未遇時一
見如舊相識不惜千金資其成立四方名士登門締交
或延為諸子師束脯至以千計如江南進士黃暉烈陶
自悅福州翰林嚴宗溥皆所羅禮以訓蒙者時人服其
藻鑑卒之日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咨嗟嘆悼謂斯人
不可復得云

論曰世無常何孰識馬周豪傑所扼腕也當其遇知己
奮風雲不五年遂臻方伯雖馬周知遇亦何以過於斯

鄭氏父子祖孫竊居海上者數世地利人和未易猝拔
所以離散其手足撓亂其腹心啓聖力也啓聖得力專
在修來一館司館者之功不待問矣運籌決策績在封
疆敷政宜民聲施金石至其宗族鄉黨之間仁深義篤
直與范氏希文頡頏千古豈馬周僅購佳宅所敢望哉
士大夫履豐席厚如斯人者不乏試以斯人自比擬吾
不知其何如也

月湖先生傳

先生姓陳名汝咸字莘學號悔廬浙江鄞縣人家居月湖之濱學者因以名之也父錫嘏舉乙卯鄉薦第一丙辰進士官翰林編修有文名先生幼聰敏日讀書徑寸年十四通十三經廿一史諸子百家里中前輩以神童目之二十一登戊午賢書辛未魁禮闈選翰林庶吉士丙子夏出宰漳浦浦故閩南劇邑也多詞訟丁糧版籍歲久混淆胥役因緣為奸弊官民胥困焉先生正己率物勸民親遜設紙皂懲訟師聽斷明決莫之能欺由是

公庭肅然念編審為賦役大政非精詳整頓不能使宿弊一清日夜焦心勞思躬自核算編糧均戶人丁各歸現在之籍令民自具親供實計丁口產業自立徵戶自封投納除戶長承管之弊歲省民二千餘金均保甲清屯糧併寺畝除根租行滾單之法使糧戶自相催納不用胥差方舉行時豪強不便吏胥陰撓至上官亦為搖惑勸以勿事紛更先生毅然不可回條分縷析三年而法立弊竇悉除差役袖手胥吏無所施其技民歡樂稱

便鼓舞輸將秋冬之交歲賦全完罔有絲毫逋負者濱
海習俗輕生諄語小故輒服斷腸草自盡圖賴先生力
懲其弊令當刑者掘草根贖罪或出俸錢以市積堂下
燬之革相驗花紅夫役飯食不避臭腐周屍上下反覆
諦視以手指按雖件作謝弗及也邑多山虎白晝常出
攫人捐貲令鄉民多設虎牢復募善射者伏強弩毒矢
要之潔誠齋戒牒城隍默相驅除自是虎悉入牢又多
為毒矢所殪值歲旱朝夕步禱夜宿壇登梁山絕頂觸

龍湫備歷崔嵬紳士行四五十里多不能從先生葛袍
芒屨不辭勞瘁甫下山而靈雨四郊霑足人以為精誠
所感云丁亥夏淫雨溪流驟漲高及雉堞南郊廬舍為
巨浸民皆升屋而號先生力疾登城樓與錢數十緡募
船拯救又多為木筏懸賞格每渡一人給錢三十諸生
蔡衍銳黃尚柔皆與錢以助男婦老幼蟻附登城者數
千人分糜粥飼之次日復賑以米多方撫恤故民雖災
而不害興文教設義學在邑中者一在雲霄銅山杜潯

者三延諸生有學行者為之師月於初三十八日會邑
中士大夫及鄉之俊彥集明倫堂講經史性理諸書繭
絲牛毛終日論辯酬答娓娓無倦朔望日課時文二詩
古文各一浦人士濟濟奮興文章經濟與海內相角先
生之教也大修文廟造祭器樂器俎豆鐘鼓煥然一新
雲霄銅山向皆有朱子祠祀典久廢先生以漁船二十
戶暨公溪泥泊稅羨充祭祀及諸生鄉試之資東郊明
誠書院故黃石齋先生講學之所禿廝寄寓漸忘其故

幾為浮屠窟宅先生撒佛像盡逐僧徒以黃氏子孫主之
浦故有教堂四所男女羣聚茹蔬禮佛名曰無為教先生
籍其居為公所為育嬰堂西洋天主教流毒至浦將開堂
以惑四方之人士先生峻拒之無敢容納有西洋人奉
欽差道經浦邑以好言挽先生繼以威挾先生弗顧屬諸
上官為先生言先生仍弗顧也城東東嶽廟廊廡立功曹
祠旁有鬼卒能作祟邑人無識者香燭酒牲晝夜不絕先
生命毀其像隸役皆悚惕不敢前先生怒令鞭而碎之村

民信巫禱病者輒舁土木神鳴鑼擊鼓採藥以療先生亦
厲禁之有奸匪百餘人潛伏七星洞招黨入海發兵追捕
遁聚丹竈山掩擊之走平和山中監旗集衆謀再至浦先
生遣鄉長黃利見密致賊黨林大札啖以重利誘擒巨魁
曾睦及其從蔣卿江貴等奸徒悉散復獲海賊徐容等十
餘人搜所剽掠白金二千八百八十兩珍珠四十六顆瑪
瑙二顆綺紵羅紗千餘疋洋燭洋簪盃筭之類不可勝數
始知海上巨賊有仁義禮智信興六號徐容即信字號賊

首也細詢行踪直陳不諱併賊中情形作何剿撫機宜言之甚悉先生以所獲金帛悉歸藩庫因條陳撫捕以靖海氛利商舶請赦徐容以致其餘黨未幾

當宁遣大臣巡海招撫諸賊皆歸誠惟禮字號賊目尚作海上游魂耳南靖宵小恣肆督撫大吏僉謂非先生莫能了此交章調宰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不可歸取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久之行有日矣民扶老攜幼數萬塞街巷環跪泣曰公毋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先生下

與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聞道從北門
逸去士民追思不已即於北門構月湖書院塑先生像其
中歲時瞻拜靖邑積年逋寇多伏深山旋剿旋聚或始撫
而復跳梁聞先生至相謂曰此漳浦陳公十三年矣善治盜
我等出沒彼皆知之將安所逃顧其人長者能自詣歸誠
必無患也於是前後數月悉受撫先生開示威信皆革面終
不為盜頌聲大作己丑內召庚寅補刑曹主事辛卯擢廣西
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疏陳臺灣事宜及更定命案條例

旨嘉納之除西門外白蓮教訪私雕假印偽造貢監照劄者徐德孚傅雲生等二十四人皆執赴刑部置之法壬辰秋七月聞海賊焚燒營汎舟楫因之熱河行宮上防海事宜一疏蓋先生在閩日久熟悉海上情形又以商船被劫多由沿邊掛號水路屈曲礁嶼錯雜賊船遂得截劫于必經之地而當事皆以掛號稽查為良策商民苦不能自達先生至是始痛切言之沿海數省利賴焉是日在熱河復陳弭盜事宜一疏

旨皆嘉納

賜克食鹿脰魚脯小菜慰勞之是冬海賊陳尚義遣周
錦赴兵部求撫先生謂尚義必係禮字號賊目陳老大
當年海賊徐容稱此賊久在海上肆劫今就其求撫請
率舉人候選知縣阮蔡文千總王三駱南左其彪等往
鐵山鳳城島入海撫之

諭旨慰勞以風濤不測但駐鳳城着蔡文等坐船前往
不必親自下海復以兵部郎中雅奇為副未幾颶風大作

駱南等船飄失無踪蔡丈一船飄折大桅先生馳至天
橋廠遣舟往會文南等俱至盡山花鳥遇陳尚義并其
黨百餘人皆招致詣京師明年春正月擢通政司右叅
議尋遷左叅議夏奉使入楚祭炎帝神農帝舜有虞氏
陵及頒賞楚省綠旗兵丁先生自襄行糧不擾地方官一
絲一粟入境即頒賞賚不忍多擾驛遞隨至隨行湖南山
川險峻或請僻遠營汛可調官代領結發先生慨然曰
王命屬我何敢憚勞披星蒙霧即峭壁危崖馬

不容騎輿不容肩者亦必捫蘿附葛徒步而行且遍訪
紅苗窟穴情景利弊以籌撫乂久安之計祭二陵皆竭
誠盡敬見虞帝寢廟傾圯捐貲屬令修葺陵逼諸猺峒
尙長率男婦百餘人拜謁男帕其首擊長腰鼓吹笙鳴
鳴舞跳而導婦女辮髮纏三小竹于髮為椽繡紅絨布
覆其上連袂而歌為靡曼聲譯其語乃蜜蜂飛來千丈
高槃王子孫在山好等句先生因改著竹枝詞四章備揚
天子萬年太平有道使之習而歌焉楚使告竣遷

鴻臚寺卿又遷大理寺少卿甲午春三月奉命赴甘肅
勘視荒災見饑民襁負蜂擁皆鵠形鵠面鶉衣百結餓
殍縱橫先生目擊傷心不復茹葷飲酒會同陝甘督撫
發倉賑恤尚慮窮鄉殘黎或未遍沾實惠徒步郊野汗
淚交并時值癘疫炎蒸遂一病不復起以四月二十五
日卒於固原之海都喇彌留之際語不及私惟恨饑民
情形不得上達地方有司檢視其囊衣一襲錢一緡而
已年五十七所著兼山堂遺稿漳浦政略行于世

論曰先生出宰十四年入於人者最深一生事業此為
顯著宜漳人之尸而祝社而稷之也固原訃至自士大
夫以及農工販豎莫不咨嗟太息刑牲設醴奔哭于月
湖書院數十日不絕復劇金置田春秋饗祀事之若私
親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先生可無愧也已立朝
日淺措施未暢使天假歲月其經國遠猷必更大有可
傳者惜夫

儀封先生傳

先生河南儀封人姓張名伯行字孝先號敬菴諡清恪
學者稱儀封先生從所居邑名之也先生七歲入小學
恂恂有儒者氣年十四丁母喪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
康熙辛酉舉于鄉乙丑成進士讀有宋五子之書以聖
賢為必可學辨義利闢異端隆緒茫茫有毅然搜紹之
志一時學者歸重焉壬申官內閣撰文中書甲戌改中
書科中書舍人是冬丁父喪越三年建請見書院于邑
之西郊與鄉人士講明正學奮興者甚衆己卯夏大雨

北關堤決水汎濫入邑中居民憂之先生募人夫囊沙
土填築得無患總河張公鵬翮異之題赴河工効力以
勞績懋著遷山東濟寧道值歲荒傾家財運穀以賑并
載錢及綿衣數船分給凍餒者俄有旨賑濟先生奉檄
賑汶上陽穀等縣以擅動倉穀數萬石將挂彈章因申
辯其略曰賑濟乃奉恩旨非本道敢于擅動也動倉穀
以推廣皇仁非希圖名譽救濟饑民非私侵肥己也使
奉旨賑濟不動倉穀坐視各州縣之流離死亡而不救

倉有餘粟野有餓殍本道之罪其可逭乎昔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持節發粟賑貧民武帝賢而釋之今本道以擅動倉穀題叅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本道為戒視倉穀重民命輕害有不可言者矣事得寢在濟四年多惠政於河務尤所盡心灘河每當秋溢淹民田數十萬頃先生疏濬弘深又築五岔口使鄆城等十五州縣皆安流士民至今尸祝之啓利運開注水南旺糧艘得遄行遷江寧司臬

聖祖南巡以先生為江南第一清官遍問大學士督撫
以下皆推獎無異詞天顏大悅曰汝等何莫保舉朕保
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為明君若貪賊壞法天下笑
朕不識人至松江授福建巡撫入閩值旱荒疏請動支
庫帑買米賑濟民得不饑而永安漳平無賴陳首魁吳
海等煽誘愚氓竄山谷為孽先生密諭漳守趙完壁撫
平之褒廉糾墨訪猾吏奸胥之為民害者悉中以法由
是訟庭一變教化大行崇獎孝弟嘉惠農商置社倉興

積貯建鰲峯書院延九郡一州才品卓越行誼端方之士讀書談道其中為明體達用之學設藏書樓置古今經籍四百六十餘種膏火之資捐創獨厚視山左時所建清源夏鎮濟陽數書院又迥然不同矣福州有所謂五帝者瘟神也廟祀遍城鄉土人惴惴崇奉先生悉毀之或改為義塾祀朱子核省城尼僧令所親贖回匹配其崇正闢邪多此類云在閩三載風聲日上當宁以江南重地移先生巡撫江蘇庚寅春抵任適維揚一帶荒

歉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乏食軍民設法賑救
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一年完年半之租民力有所
不贍請暫緩以紓其困皆報可上動帑平糶疏與閩事
後先一轍但拜疏即日舉行謂臣因災黎窮迫恐俟命
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專擅之罪伏望鑒原旨嘉納之
是夏赴常州會審欽件多所平反與總督不合總督者
噶禮也性奇貪以先生扼吭未敢動先生直已行道興
除舉劾如恐不及噶禮惡之每掣肘不得行所志先生

以疾辭請解任奉旨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
深悉江蘇重地不得以衰病辭因勉強復視事辛卯秋
江南大比物議沸騰姑蘇士子迎財神入文廟事聞詔
尚書張鵬翮出偕江南督撫案驗先生奉命如揚州會
鞠弊端畢露總督故驕橫張威勢欲遏之衆熟視莫敢
撓先生奮然上疏劾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
典以彰公論其略曰

皇上臨御以來內外臣工罔不奉法兩江督臣禮受恭

養不為不久蒙委任不為不專稍有人心自當仰圖報効不謂督臣自履任後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雖穢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聖明睿照之中無容臣再為贅瀆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朝廷大吏豈有喪心病狂至于如此之極迨後榜揭不公主考臣左必蕃疏內有或發督臣嚴審之語又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臣雖未敢

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奉旨會同察審則舉人程光奎
吳泌供稱關節是實藩司書辦李啓供與家人軒三買
賣舉人是實督臣大怒不容直言臣再三勸解歷詢諸
犯皆有確據及提訊軒三語多曖昧事涉督臣夫國家
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必科目之中有正士斯朝廷
之上有正人我

皇上諄切訓戒以期風清弊絕不謂賄賂公行自有制
科以來未有江南辛卯之甚者奉命徹底詳察而督臣

必不肯詳察奉命嚴加審明而督臣必不欲審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
人以後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之說情真事實
不為無稽之浮論矣其欺君壞法之罪督臣雖百喙奚
辭若不請旨解任一併發審則通同作弊之人為奉旨
察審之人真情何由得出國法何由得伸哉故自督臣
震怒之後至今要犯一名不能提真供一句不可得皆
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

金匱要略卷之七
卷七
訛不得者不得不大聲疾呼煩瀆聖聽我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照而督臣敢于欺

皇上

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祿何等隆重而督臣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賣朝廷之官賣朝廷之法復賣朝廷之
舉人惡貫滿盈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下之
人無不知之祇緣權勢赫奕莫敢撻其鋒以賈禍臣非
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無不為臣寒心但臣自念一

介豈儒候補中書數年之間超遷巡撫受恩之深無過于臣圖報之難亦無過于臣故在督臣敢于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敢顧慮身家畏避權勢同為欺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臣之功名予奪出自朝廷性命死生亦有定數督臣雖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臣又何憚而不言哉仰祈

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督臣禮解任發審俾狐鼠之輩

金
卷七
失所憑藉而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真情得出國法得伸振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

聖主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疏入噶禮亦誣先生他事以互訐俱解任詔遣張鵬翮赫壽並案之士民聞先生解任罷市輟業扶攜集公館號泣失聲環當道籲保留倉皇奔走數十日山蔬野品各持獻不受則膝行前曰公在官止飲江南

水今將去無却子民一點心固跪弗起先生亦弗能遏也五月審案上以先生所劾全虛例革職治罪噶禮免議部覆如之詔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出確審審如前覆奏部議又如之

聖祖以先生為天下清官第一此議是非顛倒命九卿臺諫矢公據實再議九卿持平上

聖祖復諭曰治天下要于至公朕御極五十年諸事以公心處之張伯行居官清廉天下所共知噶禮操守朕

不能信微伯行在彼江南腹削半矣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清官不為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為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乎初次遣官往審被噶禮制定再遣往審與前無異汝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及朕有諭旨始同聲贊其清亦已晚矣汝等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則海宇享昇平之福翼日命先生仍留原任噶禮革去科場作弊諸人尋亦正法有差方是時噶禮聲勢蟠結浩

大舉朝莫不悚息而先生孤忠獨立自分無救不意當
寧撥瘴癘而揚日月得至于斯也江左士民歡聲遍郊
野榜于門曰

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萬歲
者至數十萬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暢春苑跪疏謝恩願
各減一齡益

聖壽萬萬歲以申真實感激之誠而閩省士民亦不謀而
合若赤子之慶父母也先生念有宋五子發孔孟之蘊于千

載不傳之後使聖道如日中天其所論說足配六經語孟因輯粹精可誦者為訓詁詳釋以示後學號五子書集解又作續近思錄廣近思錄皆獻之于朝所建紫陽書院集諸生講論正學規模次第如在閩時極江左人文之盛鎮江故濱海承平水師戰艦多入主者囊或察驗以民船支吾聽點無所別先生條陳海洋舟楫分營哨商漁編列號數又奏免揚州落地稅民皆稱便先是奉旨出海搜捕逸賊鄭盡心等與蘇松提鎮查緝防範先生慮海疆任重勤慎有

加動輒奏聞同事愠之甲午乙未閒以奏報張元隆張
令濤等海案詔尚書張鵬翮之江南按驗劾狂妄自矜
解組嚴訊擬置極刑羈候鎮江城隍廟中俟朝命先生
讀書著述晝夜無閒纂脩四書周易正宗為子姪講解
經書積有講義數十篇置死生度外俄奉命進京陛見
當事者以同知胡某監之行仲冬二日渡江自瓜州至
維揚父老數百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行四
十里不絕乞暫停一見為胡同知所格弗得近越日過

邵伯高郵亦如之至淮安總河來會見先生所乘舟朽
蠹將潰敗大驚曰曷坐此若渡河沈爾以已舟易之行
暮將泊清口胡同知不許督舟子乘夜渡黃河急雨怒
風周天如墨濤浪湍急人對面不相見皆曰命畢矣然
不得不行俄而雨霽浪靜星斗燦爛如晝遂渡黃河舟
人皆大喜相慶賀先生亦不以為意也至京召對乾清
宮明日召講民可使由之一章復召講太極圖說擢倉
場總督發倉平糶貧民得沾實惠奏請設立社倉依朱

子社倉法增益條例十六款奉旨赴永平經畫社倉事
宜丁酉典順天鄉試晉少司農辛丑主禮闈所得士來
謁必告以聖賢之學不可汨沒勢利實心報國無負科
名河南馬營口決條奏黃河水勢情形旨嘉之冬十月
以母病乞假命于臘月旋京便道閱河南武陟決口壬
寅春召赴千叟宴畢賜坐諭羣臣曰汝等皆大臣大臣
職分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為巡撫是真能
以百姓為心者也後召對澹寧居論事久暈眩色變命

大臣扶掖以出

皇帝嗣位體恤舊臣眷注逾格外會議大政保舉大員
皆命同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議晉秩一品封三代廕
一子員外郎未幾遷禮部尚書先生以濂洛關閩五子
書集解進呈

上親書禮樂名臣四大字賜焉復進續近思錄廣近思
錄及宋儒文集數種皆蒙嘉納凡朝端衡文如搜羅鄉
會遺卷考試官生翰林咸命校閱祭祀大禮如郊壇視

牲辟靡祭告向皆王公大學士之事悉命先生行之而
闕里一役追封

先聖五代命以便道旋省家鄉尤異數云錫賚便蕃有
加無已緯冠蟒袍錦綺珍玩龍飛鳳舞之書玉振金聲
之文松花之硯泥金之扇西洋之鏡內造器皿囊香之
飾絡繹頻頒炫煌於道以及南方鮮荔西域異瓜大內
新棗參苓茶膏時果節物鹿羊雞魚天廚之饌罔不充
牝几席滿車滿家每召進乾清宮以年老諭旨免跪嗣

後請安諸事多以不能久跪免勞頓或奏事跪久輒命內侍扶之起雍正三年春二月十有六日以疾卒年七十有五歲遺疏請崇正學勵直臣為千古第一首出之君綿萬世無疆之福無一語及私家事

天子悼之遣王公大臣臨奠加太子太保全禮葬祭謚清恪於卹典常例外加祭一壇詔舉朝公卿臺諫咸臨其喪及殯亦如之所著有困學錄續困學錄五子書集解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居濤一得學規類

編家規類編道南原委伊洛淵源續錄性理正宗正誼
堂文集凡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先生之於學可謂醇矣流俗滔滔沈淵滅頂科舉
訓詁詞章皆謂之學彼其志不過取富貴利達而止去
聖人之道遠也或稍自振拔無賢師友之撤其障蔽又
不免陽儒陽墨近似亂真為學術人心之害悲夫先生
自幼毅然以聖賢為必可學志趣固已不侔崇尚程朱
薪傳獨正排異學之為程朱難者大聲疾呼欲與天下

共正之即治水賑饑刑兵錢穀紛呶糾錯之會以及坎陷交訐死生危急之秋罔不敬業樂羣守道自娛所謂造次顛沛於是者乎自古大儒罕竟其用先生際兩朝明聖極千載一時之盛與伯夷后夔爭埒矣

曾叔祖孝廉王書公家傳

公諱銘璽字玉書福建漳浦人家貧落魄以族兄侍御紫濤公占籍粵東之普寧往依之遂家於普性好讀書立志節為人冲雅無疾言遽色弱冠補弟子員登順治

辛卯賢書潮帥郝尚久叛聞公名使人召致之公蹙然
曰作亂也此豈可哉其人曰非也復明耳公曰我天朝
舉人不知其他固強之弗赴人還報郝逆怒遣其黨以
兵蹙之公守義不屈集鄉壯據守東山寨賊晝夜環攻
寨破死焉闔門皆遇害鄉壯同死者八十餘人子士旌
在外得免邑人哀之

論曰公守義嚴正而詞氣不迫真可謂冲雅矣出之以
和平行之以果決至于闔家殉難鄉閭手足亦皆視死

如歸抑又何其烈烈也名教干城庶幾無愧

叔祖宜侯公家傳

公諱忠字宜侯福建漳浦人也生有膂力讀書知大義能孝於親配孺人卓氏尤盡婦道宗族稱之所居村曰墩內在萬山之中故有虎患歲甲子有巨虎竒橫往來百里內傷人不可勝計臘月十二日抵某社為伏弩所傷甚憤四顧無人跳踉大叫聲裂山谷所觸草木皆糜爛直奔墩內村過土地神廟張牙舞爪齧泥像碎之居

民閉戶懾息莫敢有出聲者公父元章公叔父裕公比屋而居時漏下可二鼓皆已熟睡虎既碎土地神猶咆哮不肯已衝撲附近人家倒其門攫二豕啖之裕公夢中大喊虎怒撲其門以世居山中防虎患門內植兩柱衛橫木擊之虎竭力衝撲不可入裕公恐益大喊虎聞喊聲益大怒狂跳登屋破瓦桷直下斃裕公糜爛其體公父元章公聞弟有虎患發聲助喊虎復狂跳破公屋撲元章公仆地公持長刀直前鬪虎卓孺人攜杵從之

虎舍父撲公公舉刀刺虎中其咽喉刃入腹中三尺許
拔刃不得出手餘脫柄虎負痛復撲公孺人從後抱虎
雙手搯虎頸虎內既重創不能自脫公持手中柄連擊
數十惶急中卒無以斃虎孺人呼曰斧公急從門後取
斧竭力連劈之比雞唱夫婦氣力皆疲瞪目熟視則虎
已死矣急視父尚卧地呻吟乃共扶入寢所以藥敷治
之天明村人屠虎得肉二百有餘斤越翼日元章公竟
死公及孺人哀痛激切喪葬悉如禮觀者莫不下淚里

中父老士大夫謀欲白其事於令長請以上聞公泣且謝曰忠不孝獲罪於天致使父叔喪於非命忠雖苟留殘生此心已死久矣若又因以為名是幸災而樂禍忠尚得為人類乎敬謝尊長切勿復言殺虎事諸父老持之再三公辭愈益力僉曰姑置之無傷孝子心也天道有知大節豈終泯沒尚留以有待焉公長於韜略後為武諸生以卒

論曰哀哉宜侯公之為孝子也非獨公之賢卓孺人尤

不可及矣。舍生救父，避旌表以為名。幸災樂禍，數語聞之而不墜淚者，非人也。當殺虎時，鼎元幼，未能知。後十七年後，族兄唐民先生受業，始得其詳。距今壬辰秋，又已十有三年矣。家乘未登，懼將湮沒，不揣固陋，粗為叙次。以俟載筆者採擇焉。幽光潛德，歷久彌新。公雖不欲以孝名，而名卒不可掩。人亦何靳而不為孝哉？

叔祖福建提督義山公家傳

公諱理，字義甫，號義山。福建漳浦人。少桀驁，自大，不屑

與羣兒偶長益卓犖偉軀幹虎頭燕頤巨目豐頤口可容拳力舉八百鈞足追奔馬曳其尾倒行刀盾鎗砲靡不精絕時拊腹跳叫曰丈夫不封侯拜將非人也年十六無以資生或勸之業染笑曰君子固窮吾姑試為之設缸置靛收里布躬染濯一日遇族叔贊皇于道見手青問何為以實告贊皇怒舉扇撲其額罵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立功萬里外作此不肖可鄙公瞿然歸持斧擊靛缸破之集族中雄健者十五人謀曰我欲為國

家出力顧世莫我知無尺寸憑藉今海寇盧質擁衆岱
嵩井尾間荼毒生靈我與若往殺之官以我為能必聞
於朝用我矣皆曰善遂行出洋尾橋招邀得五十人至
岱嵩屯駐盧質居井尾隔一江遣二小賊遊巡公傳言
吾欲與質鬪令質來質聞率衆三百至公唬然大笑曰
人言盧質英雄僞耳質曰若何名公曰豈不聞藍理質
曰乳臭耳吾安得聞之公曰吾素聞若勇今始知若非
勇若所恃二三百人耳假令二三百人弗動手獨若隻

身與吾闕吾擒若矣質喜曰有是哉令軍皆壁立毋擅
動質與公各攜藤牌短刀躍出沙場闕百合不分勝負
盧質有名劇賊身長七尺餘白面長鬚揮刀盾如閃電
百夫莫能當其勇見公少年心易之至是始知為勁敵
悉殫其技不能勝公度質氣餒忽虎吼大呼曰着矣質
愕然趾出盾外公截其趾顛遂斬之謂其衆曰降者免
賊衆皆降其副王都聞之亦降公議馳詣郡獻功都請
緩數日言有仇欲報實潛出剽掠後以傷卒公始自詣

郡郡中當事方疑公作賊又慮海寇侵擾戒嚴公指天誓日言屠賊狀弗信逮公于獄雜羣賊中鞠治之爰書置極刑屆期將斬計五十有三人議留一人緩死待後來者令掣簽公曰死則死耳何掣為羣賊向前競掣之遺一簽于地公曰地上者予我官揭視之乃生字由是五十二人皆斬而公獨留久之同繫有謀越獄者事洩當斬將及公迅雷忽作晝昏似夜當事度其寃乃止然終不能出獄公亦晏然無出意日束芻捆屨以為食康

熙甲寅靖藩耿精忠叛悉縱繫者令更衣赴藩下授職公
公曰我豈從賊作亂之人哉間道走上游出仙霞關聞親
王統大師討逆星馳迎之具陳平閩策王嘉其忠令隨征
為前導屢立戰功奏授松溪營遊擊未幾遷灌口營叅將
灌口地當孔道軍興旁午供億甚繁閩督姚公啓聖駐漳
籌海每使過有誅求公不應且執而鞭之由是諸使皆譖
公姚糾公虛兵冒餉革職永不叙用公有卒鬪殺人當死
公憐其母寡無昆弟白之官曰殺人者我也卒無罪得免

死置公于理公在獄又經年始獲釋歲癸亥

朝廷以鄭氏父子竊踞澎臺數侵擾泉漳為邊患議大興師
命靖海將軍施公琅往剿滅之施名宿老將善用兵聞公
英勇奏請隨師平賊檄署提標右營遊擊領前隊先鋒公
喜得遂報

國志曰在廈門練習水戰教演行陣有卒出市薪蔬遇將軍
標噶叭什觀劇使酒擒二卒撻之併詆公革職之員不可為
將卒歸愬公笑曰汝曹闕毆常事且問汝勝耶負耶卒曰受

捷耳何敢爭勝負公怒命斬之曰汝二噶叭什不能勝
何能殺賊卒呼冤曰我等以主帥內標姑讓之請復與
鬪如不勝願斬公縱之再鬪曰勝矣大勝矣喜命二卒
仆門板上刺一雞淋之舁以隨往見將軍請發噶叭什
二人者付懲治施公不可公固請曰今行軍用人之始
士卒不敢愛軀命為將軍出死力將軍宜一體撫恤之
惟公惟溥可服人心噶叭什小輩恃將軍親暱無故鞭
撻士卒且當衆大言謂某革職之員不堪為將損先鋒

威重搖惑衆心將軍不發此二人付某懲治恐軍士人解體也施公不得已付之公馳至營遣卒賫公文飛報將軍曰今日上吉先鋒啓行殺賊即詣海岸祭江鄉噶叭什二人斬之轟然大砲九聲順風揚帆而去施公聞之不悅既而曰虎將也必成功命治裝統諸軍繼之公帥師直抵澎湖鄭氏將曾遂等以數萬衆迎敵戰艦蔽江公奮勇與戰自辰至午益力忽有賊砲斜飛過公腹公偃曾遂呼曰藍理死矣公次弟瑤從背後扶公起

立公空拳虎吼大呼曰藍理在曾遂死矣喚草茵持刀
來連呼殺賊者三聲如巨雷舟中軍士皆氣壯無不一
當百草茵族子法別號也持刀授公見公腹已破腸流
出外為掬而納諸腹中公四弟瑗傳以衣五弟珠持匹
練連公腹背交裹之公大呼殺賊不暇顧伊時賊舟競
進以鐵鈎鈎住公舟我師亦飛鈎鈎賊舟火箭火龍火
罐彼此對擲烟燄漫天賊中有飛天鼠者沿大桅而上
伏篷陰銜刀捫繩負篷而立羣賊轉篷向外則持刀飛

跳下我舟公弟瑤揮刀斬之賊人氣喪我軍賈勇先登公
命以火藥桶盡傾賊舟燔斃賊無數沉其二艘賊大敗
逐北數十里棄械浮屍盈海面遣弁赴將軍報捷施公
大喜拜疏上公首功親至公舟慰勞有紅纓醫藥極神
效命醫公醫言須七日勿動氣乃可平復施公曰大功
已成安卧十日可也其後施公將戰戒左右勿使公知
將帥齊出千艦競奮賊悉銳拒我師日中小却施公以
大衆犁之過猛艦攔淺沙不能動羣賊環焉施公故善

戰神閒氣定不以遇淺故挫衄賊見篷上書中軍二字弗知其為施公遙望總兵吳公英一船高牙黃纛甲帳甚盛以為此真將軍多趨赴敵然潮漸退淺益甚施亦未得突圍出諜者飛報公左右偶語曰將奈何公聞問故紿曰無之公拔劍起大驚乃言將軍遇淺被圍狀公傳令往救左右弗能止遂行時諸將所乘舟皆書官爵姓名篷上字大二尺許遠難辨獨公舟止書藍理二字字方廣各二丈賊遙望見相謂曰藍理來矣稍却公追

擊大敗之奪賊舟請施公更舟施執手慰勞曰愛我也
但醫言七日勿動氣是以戒左右無令公知今方三日
奈何遽動公笑曰主帥被圍吾安忍偷生即瘡裂以死
亦有天定無悔也於是與施公乘勝殺賊賊大敗死傷
不計窮追至西嶼頭賊退守城壘不敢出施復拜疏上
公功數日公瘡平復與施謀出輕師以擾之賊數敗首
尾不能相顧大困弗支鄭克塽聞之懼遣使納降我師
入臺灣百姓安堵海疆底定

朝旨以公血戰破敵功在首先遇缺先用而公以二親
且老乞歸省弗赴未幾丁父艱服闋又越二載戊辰始
入都過趙北口遇

聖駕出水圍將迴避騎凝立道中弗肯行鞭之數十不
動乃舍騎步入梁園中

駕至遣侍衛問誰騎公乃出曰臣藍理從福建來者

上問是征澎湖拖腸血戰之藍理否公奏曰是
上曰來何遲也召至前問血戰狀解衣視之以

御手撫摩傷處嗟歎良久復召至

行宮極慰勞

廷議授官部臣以公革職閒員擬守備弗可擬遊擊叅將俱弗可乃擬授陝西神木副將

賜帑金三百兩未行

特授宣化府總兵官挂鎮朔將軍印越三載以海洋多盜調補浙江定海鎮在浙十餘年四署理提督事兵民相愛山海肅清修定海文廟祀忠烈壑荒蕪築道頭通

洋舶海外蒼黎欣欣大有起色焉尤重斯文禮賢士諸
生單寒者必周恤培植之鄉會大比皆資行李之費浙
人士籍籍弗哀每遇

上南巡接

駕或入京

陞見恩眷之隆羣臣無比

上常向諸王大臣言公拖腸血戰狀又引見

太后曰此破肚總兵也蓋愛公如家人婦子

賜賚優渥不可悉數公每敷奏侃侃指畫或手舞足蹈

上嘉其真率

手書所向無前及勇壯簡易匾額

賜之尋以天津為京東重地調公鎮守公以畿輔產米無多而天津一望平原皆沃衍閒曠可濬河引水開灌稻田率兵疏鑿躬胼胝負土築堤市牛種農具募民耕種得水田數百頃歲收稻穀

上俱以賜公丙戌遷福建陸路提督調公五弟獨石
路叅將珠赴天津接管營田事公至閩見桑梓父老
歎歔太息道及微時顛沛事慨然有廣厦千萬間盡
庇寒士之意地方鼠竊盜賊搜除廓清盡撤街巷柵
欄曰此非弭盜乃弭捕盜者漏下三鼓城門洞開民
間夜戶不閉行旅戴星往來遺貨物于道無敢拾取
數郡人民安樂之時詢疾苦聞文武胥役弄權舞弊
以及勢豪大惡訟師土棍朘削人民悉關白當事按

法區處親近者竟自治之堪輿家言漳郡人文鬱塞
乃後山仙殿壓學宮地脈東南田裏港未築水門直
瀉所致公毀仙殿大興工役填築田裏港又以江東
橋被賊斷後險渡狂瀾民苦病涉倡修江東大石橋
二役費須鉅萬公偕諸文武官紳捐貲不足則以郡
人之不孝不弟為富不仁者罰出鍰附益之又狹小
市廛制度築漳州浦頭石瑪泉州新橋安海沙溪塗
嶺行鋪千百間大開街衢便民貿易常曰以地方不

義之財為地方萬民之利可以勸孝弟抑豪強轉移
風化莫善於此或曰此有司事非所宜公怒曰天下
官管天下百姓腐儒何足以知之由是告訐不法事
者日接踵差弁勾攝絡繹於道而假威藉叢之輩紛
紛四出富人重足而立矣公左右親暱多陰交泉郡
土穴偵訪素封詭稱公令恐嚇之獲利無算或遇豪
黠不聽從則以抗拒為大辱又不敢明目向公言伺
公遊行處隔牕偶語故作嗟歎不平聲公聞問故則

故匿不言再問尚吞吐其說似絕不經意者公性急不能休乃言某某為富不仁極害人不堪之處或暴橫孤寡諸非人類所為事公曰豈有此理世間無官法耶復極言勢力浩大官吏莫敢撓公曰治之則後此諸事皆公所為其人不能支必請托左右納賂求解凡出入公門者皆致富而惡名盡公受之泉郡勢豪妬公者刻匿名帖繪一虎以比公多列條款傳播京師聲名大壞辛卯秋以漳平陳五顯盜案解任壬

辰入都值覺羅滿公保出撫閩據虎帖叅劾

上命侍郎覺公和托廖公騰燧偕總督范公時崇巡撫滿公保並按之左右不肯承公曰吾大臣何必辯舉筆署曰皆實擬極刑追贓八萬家產皆籍入官

上念公功免死挈家歸旗俄以西藏用兵

命之軍前効力有進戰退守移營就糧數事合機宜上深嘉之赦免所追贓而閩中家產俱經有司變鬻一空無復有立錫地矣越數載以老得

賜還京康熙五十九年卒年七十二公生平躁急性
發如雷霆過即忘之無藏怒宿怨劇談大笑聲聞里
許惟好自尊大不服人尤善罵凡權勢赫赫位在其
上者多倨侮挫之以示天下莫已若遇才人傑士雖
寒賤徹骨亦必折節禮下以此人服其藻鑑教家勤
儉衣食粗糲無所擇家奴悉珍饈自奉草蔬敗肉皆
留以待公公亦甘之好書大字濡毫伸紙有求無不
應者諸弟皆以平臺功加左都督最著者次諱瑤公

功烈居多未仕卒四諱瑗公仕至福建金門總兵官
亦喜書大字拳能入口揚盾一躍三四丈五諱珠公
累官叅將英勇不讓諸兄而好學聰敏能背誦朱子
綱目始終不遺一字文人畏之公有子五人長國英
歲貢生次文魁太學生早卒三國庭辛卯科副榜貢
生以軍功候選郡司馬四國定歲貢生五國柱與國
定皆効力禁門並授京營千夫長康熙六十一年壬

寅秋

賜公家屬出旗仍還閩省為民籍護其喪歸葬

論曰公一代虎將也起草茅建奇勲生平舉動種種異人可不謂非常之傑乎使公稍謙慎自持或官非梓里急流勇退千載猶將慨慕之以好大喜功卒為左右所蒙垢晚節弗完深可惜也然公之奇氣終不可沒拖腸血戰功在社稷未可以儒者潔清之操墮國家干城之彥庶幾乎論得其平哉

阮驃騎傳

阮蔡文字子章號鶴石閩之漳浦人父曰魁居下魏鄉以海氛遷徙苦徭重轉之江西生文于南昌寄籍新喻文幼警敏年十一即能屬文然性剛以膂力自負喜弄刀盾隣兒皆畏下之十三補新喻諸生以貧甚隨父耕作父贖得蠹壞綱目授文讀冬無絮文攜斧斲樹根累百斤者負歸坎地爇而圍之父沒教授村童以養其母二十四登江西庚午賢書數上春官不第留心經世所至南北山川阨塞險易沿海島灣

遊魂窟穴以及東南諸蠻夷情狀利害無不瞭瞭胸
中齊語楚咻吳越閩廣方言苗獠鴉鵂侏儸之音入
其鄉即與之化肖其聲調口角莫能辨為何方之人
也即落擴無所用周遊餬口與武人吳郡交相善文
族父欽為為台州副將拜興汀總兵官偕郡徃依之
文任書記郡為小校兩家母通徃來飽飯坐之堂上
擊鼓長歌以為笑樂郡事文母如母郡母亦視文如
子雖親昆弟無以逾也未幾文以母沒扶櫬挈家還

浦時浦令陳汝咸率邑人為講經之會月兩期文攘
臂前席高論古今治亂得失救時急務同學趨之內
成後讀書都門已丑被放南還抵三山閩撫張伯行
邀入鼇峯講洛閩之學分纂先儒諸書或勸文離家
五載宜遄歸文曰正學失傳久矣斯會可多得耶顧
吾方謀葬母亦當歸耳還至海澄距家不百里芒鞋
布襪遍歷山原為母求葬地風餐露宿四閱月得地
于陳坑將發引之前二日乃返舍其明年漳泉諸郡

饑文將有姑蘇之行傾囊以資族人之在下魏者酌
親疎計口多寡分給之謂其子曰吾非不念汝曹顧
此皆吾祖宗之子孫吾與汝同源共本者也脫二日
不舉火非填溝壑寧免散之四方哉時吳郡已為定
海大帥

詔截江浙漕米三十萬石由海道入閩分賑文自姑
蘇趨如浙偕吳郡分運五萬石揚帆先至漳泉之人
賴焉以功晉秩一級壬辰冬十月海賊陳尚義遣其

黨赴兵部乞降時陳汝咸為御史奏請自往招撫薦
文與俱

詔御史駐錦州

賜文帑金衣裘加二級偕千總駱南左其彪等入海
遇颶風大作駱南一船飄失不知所往文船折檣幾
覆溺數四舟人大恐文怡然曰我等為

朝廷招逋寇靖海疆雖葬魚腹不猶愈死兒女子手
耶至登萊易舟踪跡所在則遊奕盡山花鳥間文直

上賊艘見尚義開示威信聲情慷慨賊黨有疑貳欲
劫文颺去者憚文丰裁未能決文陳說利害遂悉衆降
由寧波登岸則吳郡已為浙江提督遣官弁護至京師
召見便殿

上問文書生此行良苦頗驚怖否文奏言臣仰仗威
靈頑梗革心無所怖更問沿海事宜條對甚悉議功
晉州牧選雲南之陸涼未行改授福建廈門水師中
營叅將則以文材武可大用而大學士李光地亦奏

稱其猷略故也厦門距家百餘里利樊纖悉無不知
通關梁除盜賊動合兵民意紅夷市舶故驕橫主者
貪其利多為所玩一日有互市者莫賈輕重不相中
一船拔刃以譁軍吏惶急不知所為文單騎往縛譯
榜之為評其直皆羅拜次日其酋率衆謝承筐多儀
免冠以獻文大陳武威坐堂皇召之入語以

朝廷威化呵責甚厲皆不敢仰視復椎牛置酒饗之
庭廡所獻儀物悉遣還由是諸夷畏服明年調臺灣

北路營叅將諸羅令周鍾瑄才名吏治為海疆冠文
一見如舊交和衷共濟戢吏卒撫番黎捐金助建學
宮城隍悉除所轄陋規部伍器甲簡閱整齊躬巡歷
沿海增置要害營汛北路地方千里半線以上民少
番多大肚牛罵吞霄竹塹諸處山川奧鬱水土苦惡
南坎淡水窮年陰霧罕晴霽硫黃所產毒氣薰蒸鄭
氏以投罪人庚寅始設淡水防兵及瓜生還歲不能三
之一巡哨未有至者文決計徃部曲皆涕泣強諫文曰

不然臺雖彈丸實閩之安危淡水又臺之鍵鑰也由淡水至福州利風一日可達民番錯襟亡命者日多不熟知其里道情形何以控制調度自齎帳落具脯糒日或于馬上成詩夜燃燭紀所歷地里山溪風候土俗為文以祭戍亡諸將士悽愴激烈聞者感泣山谷諸番具牛羊酒食迎餉道旁文悉慰遣無所受召社學番童坐幕下與之語曰我汝師也勿懼能背誦四書者旌以銀布為講解君臣父子之大義反覆不倦諸番皆感悅竟以

中瘴氣歸而病瘡遷福州城守副將赴京道劇卒于宿
遷年五十文偉軀幹黝面闊口好劇談大笑鬚眉俱動
讀書忘寢食有時賓朋滿座朗誦高吟或展卷喜動眉
梢失聲揮淚戟手怒罵嘗曰吾見古人之忠孝節烈恨
不起其人於紙上而拜之跪之也見古人之悖逆奸回
恨不起其人於紙上而烹之磔之也為文章不假思索
對客揮毫數千言立就詩以韓為宗然其志在經濟事
業欲以設施見長故著述無多所遺淡水諸作南北海

道盡山花鳥等記耳平生無留錢或贈之千金以葬母
輒盡在官二十有四月未嘗取兵民一粒一絲運米及
招撫時所過當道以文需次閒員為國宣力慮資斧弗
繼輒贈金帛文悉却之曰吾不以

天子之使受人憐也沒後妻孥饘粥不充無一廛之宅
然素淡泊亦不見為苦云

論曰阮鵲石全才也粗豪曠爽有湖海之氣望之知為
英雄耳其沈幾權變肆應詳密非與共事不可得窺測

也使竟其用經濟事業宜必多讓古人天奪之速則不解其何故矣世所傳造物忌才吾始不信悠悠天下人才難得又困苦沮抑之不使展盡底蘊是天既不肯多生才生之復不愛惜之則謂之忌也亦宜

游遊戎傳

蔡章珩附

游崇功字仲嘉福建漳浦人也幼喪母事父以孝聞兄尚功任湖廣辰州守備終廣東肇慶都司崇功材力雄健有遠志操行不苟年二十九從蔡老虎鎮襄陽老

虎器之拔右營把總老虎亦漳浦人名元屢任總兵官以善戰為敵所懼故海內稱蔡老虎云崇功既得官益勵志節歷千總秩滿遷福建長福營右軍守備分防長樂縣縣濱海有磁灣為賊艘出沒之區崇功廉得其狀以兵二百伏仙峽塘要口復率兵捕之賊棄舟登岸伏發擒十七人獲其舟自是島灣肅然癸巳夏長樂水災民艱食崇功憫焉躬之會城見巡撫覺羅滿保請發粟平糶許之即遣往羅源轉粟回縣濟民食邑人始安滿

保以為能比遷閩浙總督即以調補臺灣北路營守備
訓練兵衆輯和其民人諸俗健鬪動輒挺刃相加歲旱
爭水如臨大敵崇功親為和解均水道競者以平協修
學宮建無祀壇凡勤民事多此類諸羅之人深德之三
載瓜期遷海壇鎮右營遊擊海壇故多盜崇功巡緝外
洋遇賊舟窮追力戰擒賊陳阿尾等六十餘人滿保益
器之復題調臺灣水師左營遊擊康熙六十年辛丑夏
四月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逼郡治崇功方巡哨北洋

月之廿八日在笨港聞報以兵還赴安平次日至則羣盜已
大猖獗而文武守臣眷屬悉在舟中矣崇功曰官者兵民之
望官眷登舟則兵民心散大事去矣急登岸赴敵其壻蔡
章琦叩馬請一過家門區處眷屬崇功厲聲曰吾此身已許
朝廷今日遑知有家哉躍馬麾衆竟去前後連戰殺賊
甚多五月朔日黎明賊衆數萬戰于春牛埔總兵官歐
陽凱失利及副將許雲皆戰死崇功從容無懼色突圍
衝擊手刃百十人乘馬被創遂死焉時年六十及臺平

朝廷贈秩廕子以旌其忠

蔡章琦字又韓游崇功子壻也其先浙江餘姚人隨父官湖廣之穀城因家焉援例充太學生家中落以康熙五十九年攜孥渡海就食崇功官舍章琦為人慷慨有志節能為詩崇功甚愛且敬之朔日既暮聞崇功陣亡喟然嘆曰吾嘗讀聖賢書今日可不死哉遂赴海而死論曰游崇功歷官三十餘載未嘗營一畝之田數椽之屋以武職而勤民事所至有能名是不必待沙場馬革

之日早知巍然志節丈夫矣蔡章琦太學諸生蹈海成
仁洵無忝游家壻也同時北路叅將羅萬倉戰死有妾
蔣氏投繯完貞德盛化神之世士女皆知忠義立志節
豈不偉歟余欲為羅蔣立傳不能悉其家世里居及生
平事蹟尚闕有待

李弁傳

李茂吉本姓江福建漳浦人也磊落不羈家素貧弗屑
治生業與弟江尚皆從戎邊省將帥相沿懶更兵籍每

召募入伍則指一空名畀之以故茂吉姓李而江尚兵
名侯鵬皆不得姓本姓云茂吉由海壇鎮隊目以班渡臺
屬水師副將許雲麾下雲一見太奇之康熙五十八年秋
九月薦于鎮帥歐陽凱凱考驗材技出衆轉薦提督施
世驃總督滿保授安平鎮中營把總茂吉不以官小自
卑奉職甚力岸然有大志稍委靡事皆不為朱一貴之
亂茂吉自請于副將許雲乞一旅率弟侯鵬為前驅殺
賊時羣賊蜂擁逼郡郊雲聞警欲躬赴援遂以茂吉從

四月晦日戰于

萬壽亭茂吉虎吼雷奔直入賊陣左衝右突所向莫能
當賊退屯竿津林五月朔日復隨雲在春牛埔迎敵杜
君英朱一貴合兵圍殺鎮帥歐陽凱死焉守備胡忠義
千總蔣子龍把總林彥石琳皆戰死獨水師弁兵不少
挫許雲游崇功自分必死率千總林文煌趙奇奉力戰
茂吉奮刃大呼賊披靡僵尸匝地自黎明戰至日中矢
窮砲盡雲崇功文煌奇奉皆戰死茂吉亦力竭被擒矣

賊擁之演武亭見渠魁戴穆茂吉挺立昂然穆怪其不跪叱之曰若兵耶茂吉曰官穆曰把總微官耳若壯士降當以汝為將軍茂吉瞋目厲聲罵曰死賊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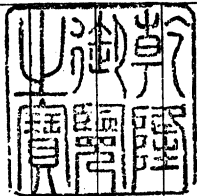
朝廷命官豈肯從汝作賊遺臭萬世耶舉足踢其案案翻奮力斷縛直前欲奪刀殺賊賊衆舉刀共斫之頭腦破裂尚痛罵不絕口賊怒碎其屍時年三十九侯鵬被傷不死潛匿民間覓兄屍數日不可得大師入鹿耳鵬隨軍殺賊遍訪諸埋屍所發視皆非遇與茂吉同擒之

舊兵蔡爵乃得其詳以茂吉妻許氏及三歲兒江忠還漳浦總督滿保出帑金賞恤之拔侯鵬把總復姓名武明年奉

旨旌忠廕一子

論曰官以盡職為榮李茂吉雖末弁萬戶侯安足道哉罵賊不屈百世下凜凜如生常山睢陽當韞然孺子可教矣臺變殉難諸臣惟茂吉最烈若許雲歐陽凱泰將羅萬倉遊擊孫文元守備胡忠義馬定國千總林文煌

金匱要略卷之七
趙奇奉蔣子龍陳元把總林彥林富石琳皆捐軀報國
不為苟且偷生欲一一為之立傳惜乎末由知其生平
事蹟也



鹿洲初集卷七